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台湾教育

CHUANTONGWENHUA
YINGXIANGXIADE
TAIWANJIAOYU

黄新宪 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台湾教育研究丛书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台湾教育
黄新宪 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巷 27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福州市古屏路 33 号邮编 350001)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60 千字 2 插页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5334—1403—9/G · 1055 定价：9.0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传统文化与台湾教育关系的历史演变 (8)

 一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台湾早期教育 (8)

 二 清代台湾书院对传统文化的移植 (21)

 三 日据时期殖民统治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摧残 (31)

 四 光复以来台湾教育文化的流变 (48)

第二章

儒学与“行的教育” (57)

 一 “行的教育”的思想渊源 (57)

 二 “行的教育”对儒家思想的传承 (68)

第三章

人格主义与“伦理教育” (81)

 一 “伦理教育”的政治文化背景、内涵及实施 (82)

二	从传统形态向现实形态演变中的人格主义	(99)
---	--------------------	-------	------

第四章

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教育	(109)	
一	“民族精神”教育的思想源流	(109)
二	“民族精神”教育与文化深层结构的变化	(113)
三	“民族精神”教育体系的建立与传统文化的传递	
			(121)

第五章

当代新儒家与台湾教育	(129)	
一	新儒家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追求	(130)
二	新儒家对台湾教育发展走向的确认	(141)
三	新儒家对台湾教育的潜在影响	(153)

第六章

台湾学界对道家教育思想现代转化的探讨	(167)	
一	老庄学研究及其与教育理论研究的逻辑关联	(168)
二	对老庄思想的教育学价值的抉发和引伸	(177)
三	道家思想现代转化课题的教育指向性	(193)

第七章

台湾教师群体与传统文化的弘扬	(200)	
一	教师群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客观条件	(200)
二	教师群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及面临的挑战	
			(210)

第八章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台湾国文教育	(226)	
一	台湾国文教育的特色：注重民族文化的弘扬	(226)
二	台湾国文教育的文化背景：儒家思想的影响	(232)

三 台湾国文教育的改革：摆脱传统模式的羁绊…… (238)

第九章

传统文化与台湾大学联考的改革…………… (245)

一 台湾大学联考中传统文化的印记…………… (245)

二 新制联考及其改革趋向…………… (257)

第十章

传统文化与台湾学界的反“出国主义”思潮…………… (268)

一 “出国主义”及其反传统文化的特性分析…………… (268)

二 台湾学界反省与“出国主义”相关连的

教育问题的理论动力…………… (275)

三 从反“出国主义”思潮看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286)

第十一章

文化扎根与台湾的社会教育…………… (298)

一 文化复兴背景下的社会教育热潮…………… (299)

二 “文化扎根”与社会教育内容的价值取向…… (302)

三 社会教育与文化建设的评价及展望…………… (307)

第十二章

文化变迁与台湾的家庭教育…………… (317)

一 中西文化的交汇与台湾家庭教育的取向…… (317)

二 台湾复兴家庭文化与教育的举措…… (324)

三 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台湾家庭教育的展望…… (331)

第十三章

传统文化负面影响对台湾教育的影响…………… (338)

一 当局对传统文化负面的张扬…………… (338)

二 现实社会对传统文化负面的接受…… (349)

后记…………… (360)

绪 论

台湾与大陆同属中华文化区域，有着共同的文化源流。长期以来，传统文化对台湾地区的政治、宗教、艺术、民众心理、信仰、风俗习惯乃至价值观和道德观都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其中对教育的渗透和作用最为直接。近年来，学术界对台湾教育及中国传统文化与台湾社会的变迁、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在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于传统文化与台湾教育之间的双向交流和沟通却缺乏系统的研究。本书试图运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探讨，尽管这种探讨尚处在初始的阶段，但在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中断了数十年后，民族文化的纽带亟需重新连结的时候，这种努力相信将会得到两岸教育文化界同仁的理解和支持。

传统文化与台湾教育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密切的联系？一些学者持怀疑态度，本书的撰稿者们以丰富的史实，充分的论述，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台湾社会演进的历程表明，传统文化对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教育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十分突出，这构成了台湾教育文化的一个突出特色。无论是台湾早期的教育，还是清代台湾的书院，无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都充分发挥教育的职能，有效地传递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即便在遭受外来势力侵略

的情况下，传统文化和台湾教育之间的这种双向联系也没有中断过。众所周知，台湾曾先后沦为荷兰、西班牙和日本的殖民地，在殖民主义者的残酷统治下，中国传统的文化之所以始终没有被殖民地文化所取代，民族的文化意识始终没有泯灭，这其间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日据时期为例，当时传统文化受到依仗政治军事实力扶持的日本文化的强力冲击，而处于被排斥的劣势地位，一些人从深层文化方面受到日本的影响，成为“日本化的台湾人”。但广大的台湾民众坚决反对日本的皇民化政策，利用各种教育途径，抵制殖民地教育文化，维护传统文化，使台湾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在语言、道德还是民间风俗、思维习惯等方面，都有力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传统风貌，维系了台湾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台湾光复后，社会变迁过程加快，在文化上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但传统文化在台湾教育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50年代，台湾教育界以传统文化为本位，用儒家思想来教育和影响青少年，儒家伦理教育成为学校道德教育中的重要环节，通过教育所传输的文化价值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客观上有助于学校的文化建设。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台湾经济迅速发展，逐步出现了多元的政治模式，在文化价值体系中产生了以传统为主，包容西方理念的复杂变化。这一时期，台湾教育界在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学校的道德教育着重突出了忠、孝、节、义和礼、义、廉、耻的内容，这些内容并被纳入了专制的政治文化的范畴。不过，这些举措客观上对包括教育现代化在内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表明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传统文化还保持着相当的地位。无论是在社会心理和民众的精神面貌上，还是在学校教育中，对这种文化的体认和尊崇都较为充分。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进入了一个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体系的转型调适期，尽管社会结构大规

模转型，但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并未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已经彻底崩溃，在逐步建立的适应工商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中，传统文化依然占据重要的位置。作为文化传播和接受的重要场所，台湾各级各类学校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欧美、日本文化的影响，但传统文化的教育并没有被削弱，反而有所加强，并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总之，在台湾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商业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也伴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现代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从社会与文化的整体关系上看，今后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传统文化如何继续保持对台湾教育的强势影响至关重要。

传统文化影响台湾教育的层面多种多样，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形态。就影响的方式而言，既存在着传统的大文化对当代台湾大教育的总体渗透，而更多的是传统文化中的某一精致部分对当代台湾教育中的某一子系统的作用，这构成了紧密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从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台湾教育影响的范围十分宽泛。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儒家思想为例，台湾的不少教育学者都认为，儒家思想的主旨在于立人道，存人性，具有以人伦振纲纪，以人性维道义，以人心行仁政，明伦复性以建立合于伦理的社会秩序的作用，并且有成己成物之妙用，有化民成俗的功能，有继往开来的绩效。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其还具有化野为文，拨乱为治，转衰为兴，变夷为夏的最高价值，故应发扬光大，以期振衰起敝，拨乱反正。毫无疑问，儒家文化在台湾具有极高的地位，对教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传播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传统儒学在“行的教育”的理论和政策建构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传统的人格主义对台湾的伦理教育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以至台湾学校教育中对人格目标的要求直接搬用了儒家的人格设计；传统的四维八德，则演化成为台湾民族精神

教育的源流，民族精神教育的实施，又拓展了四维八德的观念。5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的一批知识分子会同香港等地的学人极力鼓吹弘扬儒家思想，研究文化教育建设的新方向，试图探求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文化教育现代化的道路。这批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知识分子，其学说与先秦原始儒家、宋明新儒家虽有着一定的区别，但三者一脉相承。由于他们大多在教育界任职，弟子众多，学术上又具有较深的造诣，社会地位高，在丰富儒家思想，传承儒家学说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台湾教育产生的潜在影响不容置疑。道家对台湾教育的影响呈间接状态，不如儒家那么具体，但其以自然为重心，侧重于教育哲学原理的阐发，在深层次上给台湾教育以极大的影响。近年来，台湾学界通过对老庄学及其与教育理论研究的逻辑关联的探讨，通过对老庄思想的教育学价值的抉发和引伸，逐渐明确了道家思想现代转化课题的教育指向性，这表明传统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而又复杂的综合体。在这一综合体中，道家思想及其对台湾教育的影响不可忽略。台湾的一些教育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具体而丰富，道家思想超越而玄妙，对教育来说，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以此来观照它们与台湾教育的关系，这两家自有其影响的教育层面和特定的教育对象，但在总体上共同构成了对台湾教育的宏观影响，则是毋容置疑的。传统文化对台湾教育的影响的广泛性还可以从国文教育和大学联考的改革、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实施等方面得到验证。台湾教育界重视国文所具有的传递和发展文化的功能，明确提出以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作为国文教育的目标，在教材的编选上突出了传统文化的特质，同时在教学中注意知识传授和启发诱导并举，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增强了莘莘学子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大学联考处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点上，历来是台湾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一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考生心理及社会对此的看法都

明显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为了克服消极面，台湾教育界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之更具有传统的文化特性。在社会教育方面，台湾地区大力倡导传统文化扎根，以决定社会教育内容的价值取向，并通过孝道教育，开展老人社会服务等方式强化社会教育的功能，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永久魅力。在家庭教育方面，端蒙养，重家教的早期教育思想，生、养、教相结合的子女养育观等在台湾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推行传统的家庭教育，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教师群体在弘扬传统文化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中介作用。传统文化经过教师群体的吸纳，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台湾教育的发展进程，如坚持教育理念，弘扬师德，重视对自身专业和专业精神的培养，以及重建学校伦理，注重开展多种多样的乡土文化教育等，都是他们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所作的具体努力。传统文化影响台湾教育的范围远不止以上所列举的内容。以形上界为重心的释家，对台湾教育的影响虽不明显，但也确实存在，尤其在社会教育方面，这种影响对大众所造成的精神作用更为直接。此外，传统民俗文化对台湾教育的影响、传统区域文化对台湾教育的影响、神秘宗教对台湾教育的影响，等等，也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限于学识和资料，在本书中未能一一加以探讨，相信今后随着学术视野的开阔，海峡两岸教育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能够弥补这一方面的缺憾。必须指出，在传统文化影响台湾教育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负面。台湾当局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名，极力推行党化教育，以维护和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现行统治功能。升学主义思潮和出国主义思潮的泛滥，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传统文化中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对当代台湾教育造成的严重损害，也表明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缺乏足够的回应能力。认识造成这些负面的社会根源，更新传统文化中

不适当当代社会的部分，是台湾教育界尚未完成的历史性的文化课题。

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对台湾教育产生影响，除当局的倡导外，还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某些特性，如延续性、集体性、优势合法性、潜意识性、群属认同性、实用方便性、可塑性等有关。这些特性使得传统文化本身不但涵括了过去和现在，也引导了未来，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为社会成员尤其是学校师生所易于接受，并潜化成为习惯性的认识和行为模式，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影响学校教育的一种凭藉。在台湾，传统文化常常被修饰，被再塑，以使之能够适应社会面临的转型及学校教育的现实需要。而传统文化也以学校教育为中介，广泛作用于教育对象，这使得学校成为传播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场所，学校本身因为接受传统文化而增加了发展的思想文化动力。传统文化与台湾教育之间的这种一致性决定了两者必然是一种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关系。此外，随着经济的起飞、工业的发展，台湾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界人士普遍感到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和谐精神，能够在挽救社会没落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传统文化中的尊重自然，推崇伦理和实践的观点，对于教育的健康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作用。所以，普遍产生了认同感，促成二者之间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联接。值得一提的是，传统文化在影响台湾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类似现代物理学上的“场”的效应。在其所作用的范围内，传统文化与教育得以相融、依托、耦合、互补，学校的师生因此得以被置于同样基调的文化背景下，接受相似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这些体系和方式又时时左右着他们的评价活动、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进行。由此，不断地强化着传统文化与台湾教育之间的关系，导致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既持久又深重。

通过对传统文化与台湾教育关系的考察，我们认为，中国的

传统文化不应该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而应从其中产生出启蒙因素，在影响各个文化层面（如教育）的同时，依靠自我批判和自我更新，突破传统形态，大步迈向现代形态。这就需要将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消极因素剥离出来，进行理性的批判和清理，创造性地将之纳入新文化的体系之中。不过，使传统文化在影响教育的过程中获得振兴，并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作出有效回应，既是全民族的共同愿望，也是海峡两岸教育界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不可能要求，实际上也做不到由台湾这样的局部地区的教育群体独立承担起来。为此，近年来大陆教育界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和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台湾社会的特殊性，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发生的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要比大陆来得激烈，台湾教育界在维护和发扬传统文化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存在的缺陷和教训，无疑是面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加快态势的大陆教育界所应该借鉴和研究的。我们衷心希望海峡两岸的教育界能尽快携起手来，一道承担起维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也是我们撰写本书的主要心愿。

第一章

传统文化与台湾教育关系 的历史演变

有人说，台湾的历史，是一部传奇故事。的确，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台湾光复为止，台湾与大陆母体几度隔离，沦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每次隔离，又以与祖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而告终。这中间经历的变化、遭受的挫折，构成了台湾历史的举世少见的独特性，也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宝岛上绵延不绝，根深叶茂，这在台湾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形成、流变历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一、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台湾早期教育

据史料记载，古代中国人对台湾及附近岛屿通称“夷洲”，认为那是极为荒凉、没有文化的荒蛮之地。早期台湾先民的来源据说主要有三部分：一是从南洋移居来的土著，这占台湾先民的大部分；二是由东北方的琉球一带来的移民；三是中国大陆，主要是福建泉州及漳州一带冒险到台湾拓荒的人。他们对于台湾的开

发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由于本身往往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关文化建设方面的事情也就无从谈起。据说隋朝大业三年（607年），炀帝曾派朱宽到达台湾，但因语言不通，无功而返。公元1403年，有部分随郑和下西洋的人在回航途中遇到风暴，也曾在台湾南部停留。因此，虽然有足够的史料说明早期台湾在文化、经济等方面远远落后于中国大陆，但大陆移民在台湾的扎根，以及大陆与台湾频繁的接触，都揭示了台湾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刻而绵长的渊源关系。

教育作为一种较为正规的文化形态出现在台湾，是在17世纪30年代。

1602年，荷兰将印尼据为殖民地，并在那里建立了“联合东印度公司”。1604年，荷兰派船队以武力侵占澎湖，四个月后被明朝军队击退。1622年，荷兰再次派船队强占澎湖，作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据点。明朝军队在开展数次进攻未能奏效的情况下，破坏澎湖荷兰驻军的水源，使其难以生存。荷兰人则以“台湾换澎湖”和“与明通商”为条件，放弃澎湖，转而占领台湾，并在安平建立总督府，时为1624年，距鸦片战争爆发还有200多年。但台湾落入西方列强之手，已经预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在世界发展趋势面前的落伍。

西班牙在1570年即占领了吕宋岛，作为与东方进行贸易的跳板，目睹荷兰占领台湾南部，西班牙人也接踵而至，于1629年强占了台湾北部的基隆、台北及淡水一带。由此，台湾一度南北分裂，成为两个国家的殖民地。1642年夏，趁着西班牙殖民者穷于应付吕宋岛人民的起义，防守空虚的时机，荷兰人派兵轻易地就将西班牙人赶出台湾。这样，荷兰人占领了台湾南部，其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先后达38年之久，而西班牙则仅在台湾占据了17年。殖民者对台湾的开发建设，主要是由荷兰人进行的。

这一时期，台湾教育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它的殖民地色彩：教育文化是为了适应西方殖民主义者需要而出现的。就其内涵来说，西方殖民主义者试图通过教育的渠道和方式，在台湾传播基督教，教化民众，为殖民主义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文化基础。

荷兰人对台湾人的教化工作，在其占据台湾后的第三年着手进行。当时，有个名叫甘第爹士（Geogues Candins）的传教士定居现在台南附近的新港社，他学习台湾土语，并用罗马字拼注，造成所谓“新港语”（又称“新港文字”）。他用这种“新港语”翻译祈祷文、摩西十戒、耶稣教问答、基督教要理等宗教文献，并译出了一部分新约圣经，对台湾民众广施布教。以后，荷兰当局又不断增强这方面的力量。1636年，荷兰人进一步在新港社内开办学校，招收了70名儿童，不久，又招收60多名妇女，教授有关基督教教理。兴办这类学校一度成为风气，且颇有成效。据荷兰当局1639年提供的报告，就学校人数来说，新港社45人、目加溜湾社87人、萧垅社130人，麻豆社140人、大目降社38人。而受洗的人数则为：新港社全部人口1047人均受洗、目加溜湾社全部人口1000人中有261人受洗、萧垅社全部人口2600人中有282人受洗、麻豆社全部人口3000人中有215人受洗、大目降社全部人口中有209人受洗，加上受洗儿童约440人，受洗者总数达2000余人。

除招收儿童外，各社学校还分少年教育和成人教育（招收20岁到35岁的成年人，分男子组和女子组）。1647年，新港、目加溜湾、大目降、萧垅和麻豆五社中，六年学童有577人，成人班近千人，其中女多于男。1648年，对授课作了新的规定：成年男子在早晨鸡鸣后有一小时的功课，成年妇女则在下午四时起有一小时功课，教授课程为祈祷文及基督教教理。少年则在天亮一小

时后开始授课，持续两小时。

对 10 到 14 岁之间儿童教育的内容则主要为：学习罗马字的读法、写法，教师用罗马字拼成的“番语书”教授祈祷文、十戒、基督教理、圣经歌曲等。至于课堂用语，则以所谓“新港语”为准，教材则是传教士们用“新港语”翻译或编写的。出于统治上的便利，也由于台湾的方言太多，对教学有一定影响，荷兰人曾提出用荷兰语授课的主张，并曾部分试行，但终因阻力重重而告吹。

很明显，荷兰当局最初所兴办的教育事业，均属教会的传教工作，教育与宗教合一，教员也多由传教士兼任。后来，随着教育事业的扩大，担任教员的传教士和土著助手不敷使用，荷兰当局开始制订扩大教育和培养土著教员的计划。1648 年，荷兰人开始在新港及麻豆两社择址新筑校舍，至此，荷兰人在台湾兴办的教育事业，才开始有了较为独立和属于自身的系统。当时所订学校教育的要旨为：

1. 学生定额为 30 人，有死亡、逃脱者，或被开除者时，得相应补充。
2. 学生资格：10 岁以上到 14 岁，须由贫穷无父母之孤儿中，录取资性顺良且富有记忆力和理解力者。
3. 职员：分为校长、副校长及干事。
4. 科目课程为：(1) 上午六时至八时之学科，由副校长用山地方言讲授耶稣教答问；(2) 上午八时到九时早餐，饭前饭后由学生轮流担任祈祷；(3) 上午九时到十时为讲话及习字；(4) 上午十时到十一时之学科，由校长以山地方言讲授耶稣教答问；(5) 正午十二时午餐，饭前饭后皆需祈祷，并轮流诵读用山地方言翻译的圣经一节；(6) 下午三时到五时之学科为授荷兰语；(7) 下午六时，晚餐，其课程与早餐同。

5. 休假：每星期四。

6. 训练要点：(1) 学生应于日出前起床，穿衣服、盥洗及作早餐之祈祷；(2) 学生外出时，应先请假；(3) 副校长对学生所加的体罚，不能过度；(4) 学生外出逾期不归者，应受校长之处分；(5) 学生每月选定两人，记录其他学生的以下行为：各种过失，在规定时间内讲荷语以外语言者；(6) 副校长应保持学校内之清洁，并注意养成学生清洁之习惯；(7) 设置校役，专司炊事及洗衣之工作。^①

这一要旨虽不免显得简略，但对学校的教务、训导的内容、职员的职责，以及学生的资格和数额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从中可窥见当时荷兰人在台湾所兴办的教育事业之一斑。同时，在这一要旨中，台湾教育已开始透露出脱离传教的轨道而独立发展的倾向，只是当它还在若即若离地徘徊的时候，郑成功就把荷兰人赶出了台湾，荷兰人推行的殖民教育也宣布破产。

与荷兰在台湾教育方面的作为相比，西班牙殖民者则要逊色得多。西班牙殖民者也曾试图在它占据的台湾北部推行教育与宗教一体化的工作，并派来了神甫。其中有位叫 B·Martinez 的，首先在社寮岛建教会，他学会了当地的方言，并以淡水的语言为标准，用罗马字编写了《淡水语辞典》和《淡水语教理书》，作为基本工具，可谓用心良苦。在传教上，荷兰与西班牙的一个区别是，前者传的是基督教，而后者传的是天主教。这位西班牙神甫认为，要让天主教传入中国和日本，最好的办法是利用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己传教。他在基隆创设了一所名为“学林”的天主教学校，专门招收汉人和日本商人的子弟入学，课程有拉丁语、教理、文艺、

^① 李汝和：《台湾文教史略》第3页，台湾文献委员会1972年5月印行。